

“无名”冰球队七年仅一战，却热爱不熄



右图：2020年12月25日，队员们在富蕴县体育馆室外冰球场训练（无人机照片）。

上图：教练周晓凤。

下图：队员们在训练中。

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



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5日电（记者马锴、余翔、董博婷）大唐的冰球队没有名字，建队6年多打了上百场比赛，却只参加过一次正式比赛，而对手多是临时组队。

大唐的全名叫唐加尔克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一名初三学生。在认识教练周晓凤前，他从没打过冰球，见过冰球，甚至都没怎么滑过冰刀。他做过和冰上运动最沾边的，就是在冰雪路面上“打出溜滑”。

几年前，富蕴县开展特色体育进校园活动，陆续开设速度滑冰、雪地足球等课程，供中小学生在业余时间自主择项练习。作为县业余体校的教练，周晓凤带着冰球比赛、教学的视频到各个学校推广，节奏多变、转换快速、对抗激烈的画面吸引了不少男生。

其实，那时的周晓凤也不太熟悉冰球，仅靠看视频、查资料自学了冰球的规则和打法，“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”。周晓凤原是名速滑教练，她感到相比速滑来说，青少年对有趣味、有对抗的集体项目更感兴趣，参与持续时间更长，“冰球就是个好选择”。



为了吸引更多青少年踏上冰面，2013年底富蕴县体育主管部门在对口援建的黑龙江省援疆指挥部帮助下，建立了当地首支青少年冰球队，并申报建成了王嘉廉冰球希望学校。自此，周晓凤开始向冰球教练转型，赴齐齐哈尔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接受了一个月的系统培训。

几乎零基础的她要从穿戴护具、掌握球杆学起，再到带球射门、战术跑位，甚至连冰面滑行也要从头练。“冰球对滑行时变向、急停急起和对抗后保持平衡的能力要求很高。”周晓凤说，“技术、战术就更复杂，只能边学边练边琢磨。”

培训归来，周晓凤带着孩子们操练起来。头一个冰季，没有带挡板的冰场，也没有护具和球杆，球员们只能穿着速滑用的冰刀在环形冰道上找冰感。当王嘉廉冰球希望工程捐赠的首批专业护具送来时，大唐和队友们穿着大了一圈的护具在冰道上滑了整整一下午，时不时地故意摔倒，“想试试是不是真的不会疼”。

渐渐地，前来尝试、体验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。周晓凤从中挑选了50多名冰上感觉好、身体结实的孩子，组成了一支小到八九岁、大到十五六岁的“混编队”，利用周末、寒暑假坚持定期训练。其中，个头最小的巴合达那非要做守门员，而他穿着全套护具也还没球门的一半宽。

为了让孩子们能“安全体验、安全训练”，当地政府加大投入，铺设了有专业挡板的室外冰场，添置了数十套青少年冰球护具。黑龙江省援疆指挥部也先后选派了三位专业冰球教练与周晓凤搭档，共同提高球队训练水平。

设施完备、器具齐全、训练科学，冰球队越来越像样了，周晓凤和队员们有了新的目标，“去参加正式的青少年冰球赛，和高手过过招，称称自己的斤两”。建队近7年来，他们唯一的正式比赛是在去年初的阿勒泰地区第五届冬季运动会上，而对手都是才组建不久的新球队，用大唐的话说就是“打得根本不过瘾”。

但周晓凤心里也明白，以球队眼下的水平，跟发展青少年冰球多年的东三省球队还有不小差距，再考虑到外出参赛经费、安全保障等因素，还不能太着急。“有机会去参赛就抓住机会多交流、多学习，没机会参赛就扎实把训练做好。”她说，“就像打冰球一样，所有的防守、控球都是为了最后的射门。”

在不少人看来，一支西北小城的冰球队没有响亮的队名，鲜有正式比赛，人员也不是很固定，似乎不值得一提。但佳木斯市冰球队教练洪德军却不这么想，来援疆刚两周多的他已经带着孩子们训练了三次，在他眼里，这些孩子7年来不曾消减的热爱弥足珍贵。

“发展冰球运动就像种一片树林，想长起来可不止一二十年。”他说，“这些孩子对冰球的爱是最好的树苗，只要我们肯踏踏实实浇水、施肥，冰球运动就能越来越有基础、越来越有发展。”

随着我国“北冰南展西扩东进”战略的持续推进，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对口援疆省市的助力下，已组建10多支青少年业余冰球队。

家门口的足球场，有希望了！

曾几何时，在家门口、在社区的足球场踢球，是一种奢望！

如今，这种奢望变成了希望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体育总局日前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》提出：到2035年，地级及以上城市社区实现足球场地设施全覆盖，具备条件的城市街道、街区内配建一片标准足球场地设施。

这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保障群众参与体育运动，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、幸福感的有力举措。但是，政策从出台到落地仍有距离，包括社区足球场在内的社会足球场建设面临“选址难、审批难、运维难”等难题。

如何让老百姓真正享受政策红利，考验着决策者和实施者的智慧。

“接地气”的新政

一位地方足协负责人说：“我们一直喊‘足球从娃娃抓起’，但没有球场怎么踢？场地缺乏是困扰足球发展多年的问题。大力建设足球场，抓住了要害和根本。”

他表示，我国的足球场地存在分布不均、使用不便等问题。中心城区开发完了，土地稀缺、金贵，新建场地难度大，近些年新建场地大都远离城区，不便于群众踢球，球场很大程度上沦为摆设。社区球场建在老百姓身边，既解决了使用率问题，更体现了便民、利民思想。

作为社区足球场建设者和运营者，朝向集团董事长陈朝行说，国家足球场建设政策越来越具有现实和落地意义。

虽然国足成绩难尽人意，但足球向来为国

五大难题待解

政策很“丰满”，现实很“骨感”。要让政策落地，需迈过五道坎。

——土地政策

北京市近年来的社会足球场地多建在公园绿地、社区空置场所等非体育用地，由于缺少土地利用政策，场地建成后面临拆除风险。

投资一块足球场一般至少要3年才能回本，一旦拆除，投资方损失巨大。所以投资方进入该领域非常谨慎，建成运营后在场地维护方面也缩手缩脚。

对于地方来说，建设体育场地时，规划部门先做一个大控规，然后根据每个地块做详规，做大控规时很少能考虑体育用地。以某直辖市的社会足球场为例，90%都不是规划体育用地，大部分是利用城市“边角料”建场地，都属于临时场地，一旦城市有新规划，随时面临被拆危险。某直辖市一个小区旁原来是荒地，建了一个带状公园，并在绿化带里建了两个小足球场，刚建好两天，足球场就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规。

根据住建部发布的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，居住区绿地公园中应设置10%至15%

的体育活动场地，该规定并未得到切实落实。

——专业运维

绝大多数足球场地为露天，受天气影响，设施易加速老化，容易对场地使用者造成一定运动伤害。“重建轻管”现象仍然存在，不少场地建成后移交所在小区或街道管理，管理维护不到位，社会化专业运营程度不足。

——专项资金

足球场地建设资金多来自政府筹措资金、体育彩票公益金等，来源较单一，缺乏专项资金。社会资本多受政策所限，缺乏“进场”动力。

——审批复杂

有些省区市鼓励利用公园绿地、拆违还绿用地建足球场，但在实施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政府审批部门和途径，场地运营还需工商、税务、城管等部门配合，企业难以既合法又高效地建设足球场。

——监督机制

不少受访者认为，足球运动受到极大关注，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，如足改方案等，但不少地方落实不到位，原因在于缺乏监督机制。

破题

针对上述难题，多地体育界人士给出建议，一是制定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足球场地的工作指引，消除拆除风险，打破土地利用界限，提倡复合用地、综合利用，确保足球场供给。

二是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和申请流程，探索采用公建民营、民办公助、委托管理、PPP等方式建设足球场，对介入的社会资本落

实土地、税收、金融等优惠政策，对建设运营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。

三是通过委托授权、购买服务等方式，招标选择专业社会组织或企业运营足球场地，并利用“互联网+”手段进行运维。既减轻政府负担，又符合群众利益，提升场地利用率、盈利能力。

四是通过各相关部门联合办公的创新方式打破壁垒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陈朝行对审批感触很深：涉及多部门，很难协调。他建议归口到一个牵头部门，企业对接牵头部门，牵头部门协调有关部门，简化审批程序。

记者调研时还发现存在个别球场质量不佳的情况，有相关人士建议，将那些存在严重问题的球场，应追究问责。

对于社会资本，2015年出台的《成都市示范性足球场建设验收和奖励补助办法（暂行）》指出，社会足球场建设竣工后，由场地运营管理单位向区县体育部门提交申报材料，初审核实后，成都市体育局委托市足协对场地验收。验收合格后，由场地所在地体育部门向市体育局申报专项补助。受补助的足球场规划用地使用时间应不少于5年，避免出现取得补助后更换项目的情况，同时还对场地规定了免费开放和低收费时段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国家正在通过城市试点进行破题。据介绍，住建部会同体育总局自2019年4月以来，在9个市（县）开展城市社区足球场设施建设试点工作，并已取得一定成效。（执笔记者：公兵；参与记者：张泽伟、王浩明、汪涌、王恒志、吴书光、肖世尧、王楚捷）

新华社北京电

77岁的田福秀多年来致力于健美操青少年培训，如今依然工作在教学一线。“健美操是一项充满青春活力的运动。”她说，“而我让自己保持青春的秘诀，是热爱、追求与坚持。”

热爱

冬日清晨，街边广场上的晨练者寥寥无几，田福秀就是其中之一。压腿、伸腰、扭胯……这是出身体操世家的田福秀从小练习的基本功。已过古稀之年的她依然动作灵活、步伐矫健。她说：“爱运动的人永远不老。”

田福秀年轻时是一名体操运动员，退役后一直从事健美操教练工作。“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，但我从没想过离开，因为健美操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”她说。

“跃起、踩肩、抛起，接着360度转体……”在山西省临汾市第三中学健美操队训练室里，田福秀正在对队员们进行指导。这个生活中和蔼的老太太，一到训练场上就成了学生眼中严厉的“师太”，一个动作她往往要抠几十遍，每个细节都力求完美。

训练之余，田福秀每日的必做功课是写教案，训练的计划、发现的问题、想到的新动作，她都一一记录在案，几十年下来教案本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。

“有人觉得校园健美操就是随便跳跳，但我始终以专业的态度和要求来教孩子们。”田福秀说，“因为我知道，只有让孩子们全身心投入，才能引导他们真正爱上这项运动。”

追求

20多年前，时任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健美操队教练的田福秀，在一次带队外出比赛时发现，参赛队伍中竟然没有山西省的少年健美操运动员，这让她深受触动。“我看别的地方的小孩练得都很好，我想我们本地的孩子也不比他们差。”她说，“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健美操要从娃娃抓起。”

2000年，临汾市少年健美操基地在田福秀的努力下正式成立。克服了缺生源、缺场地、缺资金等重重困难，田福秀凭借执拗的精神一步步走下去，她的目标只有一个：“带领队员冲出全国，登上更大的赛场。”

2002年，田福秀带队参加了全国第十二届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。“当时我没信心，但最后成绩还不错，我们最好的名次是第三，这让我很受鼓舞。”她告诉记者，此后队伍每年都参加全国比赛，成绩越来越好。

2004年，临汾市少年健美操基地与临汾市第三中学合作，成立了临汾三中健美操队，田福秀担任总教练。2006年，临汾三中健美操队通过层层选拔，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少年健美操锦标赛，最终斩获一金一银。

“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瞬间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与自豪。”田福秀说，“健美操让我的人生变得精彩而不凡。”

坚持

活力的舞步加上动感的音乐，点燃了原本沉寂的临汾三中体育馆。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健美操预赛中，这支队伍参加了五项比赛并荣膺四项冠军、一项季军，而随着他们的回归，校园里再次刮起一股健美操热潮。

如今在临汾三中，越来越多孩子正在加入练习健美操的队伍。“2004年，就在这个训练室，只有几个孩子来参加健美操训练，可你看看今天，人多得都快装不下了。”田福秀说，“这样的变化并非一日之功，是我们20多年努力坚持的成果。”

从一无所有起步，田福秀与健美操队的教练们一步步摸索、尝试、完善，逐渐建立起一套涵盖4岁到17岁、从基础训练到精英培养的青少年健美操培训体系。她告诉记者，2004年以来，临汾三中健美操队共获得国内外大奖300多个，为健美操国家队输送了11名优秀队员，培养出200余名国家健将级和国家级运动员，不少孩子借助健美操圆了大学梦。

如今，77岁的田福秀仍然坚持每天亲自上训练课。“只要我还教得动，就会一直教下去。”她说，“看着青春洋溢的孩子们热情舞蹈，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。”

（记者刘扬涛、韦骅）新华社太原电

七十七岁健美操奶奶的「青春秘诀」